

非战争军事行动 情报支援



FEIZHANZHENG
JUNSHI XINGDONG
QINGBAO ZHIYUAN

高庆德 著



國防工业出版社
National Defense Industry Press

军事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祝贺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军情系建系十周年

非战争军事行动情报支援

高庆德 著

国防工业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围绕多样化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的特点及军事行动对情报的需求,对国外特别是美国、俄罗斯、印度、日本和国内遂行多样化军事行动的情报保障实践进行系统梳理和剖析,深入研究了多样化非战争军事行动情报支援的相关概念,世界主要国家非战争军事行动情报支援的经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情报需求、情报能力需求、情报支援流程、装备需求等问题。最后,研究了多样化军事任务情报支援的发展趋势。

本书可作为从事军事理论研究的专业人士和相关领域人员的参考书,也可作为军事爱好者的最佳读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战争军事行动情报支援 / 高庆德, 王京武, 侯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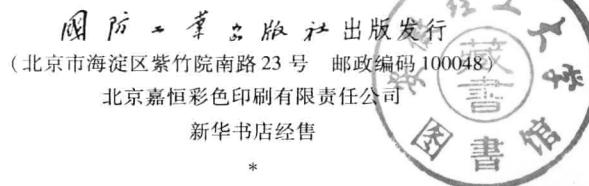
伟著. —北京: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4. 8

ISBN 978 - 7 - 118 - 09532 - 6

I. ①非... II. ①高... ②王... ③侯... III. ①军事 -
情报工作 - 研究 IV. ①E8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13121 号

※



开本 710×960 1/16 印张 15.5 字数 320 千字

2014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定价 4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 我社负责调换)

国防书店: (010) 88540777 发行邮购: (010) 88540776

发行传真: (010) 88540755 发行业务: (010) 88540717

前　　言

近年来,随着国家利益的拓展、自然环境的恶化以及国内外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面临的自然和人为的非传统安全种类逐年增加,海外护航、抢险救灾、反恐、维稳等非战争军事行动日渐常态化。如:随着海外利益的扩展,我军打击海盗、护航、维稳等任务逐渐增多;由于自然环境的恶化,经常发生的地震、恶劣天气变化、洪涝等自然灾害,甚至出现像汶川、芦山这样的高强度自然灾害,我军须及时参与救援,挽救群众生命,挽回巨大损失;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在我国本土举行的世界性大型活动逐渐增多,我军要承担重要安全保卫任务等。遂行非战争军事任务不仅是和平时期军队增强凝聚力、积累实战经验、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途径,而且已经成为军队的一项重要职能。我军在完成众多的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中,情报的有力保障都起到了关键的支撑作用,与此同时,情报系统也积累了经验,为进一步加强情报支援能力建设带来诸多启示。

面对国家安全综合性、复杂性和多变性的态势,党的十八大把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作为未来军队职能的一项重要内容,强调统筹安排并抓好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建设,在增加的军费中将加强的四个方面就包括非战争军事行动。可以预见,非战争军事行动情报支援将成为情报系统的常态性任务,这对军队情报支援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因此,认真分析研究非战争军事行动情报系统建设的发展路径,把非战争军事行动情报支援能力建设放在军队现代化和军事斗争准备全局中加以科学筹划和实施,增强我军非战争军事行动情报支援能力,对提高我军应对多种安全威胁、落实新时期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完成非战争军事行动的能力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是全军军事类研究生资助课题的研究成果,在课题的开题、立项论证、框架设计和撰写的过程中,得到了恩师张晓军教授的精心指点。我的学生樊继来、姚丽丽、童炜、谢婕维等做了大量工作,成果也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结果。

学院训练部王京武部长和军评室的侯建伟主任,他们不吝赐教,对本书付出大量心血。科研部王松亭部长为我们科研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此一并感谢!

目 录

第一章 非战争军事行动与情报支援	1
第一节 非战争军事行动情报支援的相关概念.....	1
第二节 非战争军事行动情报支援的特点.....	5
第三节 非战争军事行动情报支援的分类	14
第四节 非战争军事行动情报支援体系	18
第二章 世界主要国家对非战争军事行动情报支援的认识与举措	24
第一节 美国对非战争军事行动情报支援的认识与举措	24
第二节 俄罗斯对非战争军事行动情报支援的认识与举措	32
第三节 日本对非战争军事行动情报支援的认识与举措	37
第四节 印度对非战争军事行动情报支援的认识与举措	41
第三章 非战争军事行动情报需求	45
第一节 非战争军事行动情报需求的内涵	45
第二节 非战争军事行动情报需求类别	48
第三节 非战争军事行动情报需求的实现	54
第四章 非战争军事行动情报能力需求	62
第一节 情报能力	62
第二节 情报侦察能力	71
第三节 情报传输能力	74
第四节 情报分析能力	79
第五章 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情报合作	85
第一节 国家之间的情报合作	85
第二节 国内机构情报合作	93

第三节	情报合作的对象	104
第四节	情报合作的目标	110
第六章	非战争军事行动情报信息共享	116
第一节	非战争军事行动情报共享的内涵	116
第二节	情报共享的原则与举措	122
第三节	情报信息共享的保障	129
第四节	共享情报信息的安全	132
第七章	非战争军事行动情报支援流程	139
第一节	制定情报需求计划	139
第二节	做好实施准备	145
第三节	实施情报侦察	151
第四节	情报产品的形成	158
第八章	非战争军事行动情报预警	163
第一节	非战争军事行动情报预警的内涵	163
第二节	情报预警要素	172
第三节	情报预警流程	178
第四节	非战争军事行动情报预警的困境	184
第九章	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情报装备	190
第一节	非战争军事行动情报装备的作用	190
第二节	非战争军事行动情报装备需求与运用	195
第三节	非战争军事行动情报装备体系	203
第四节	统筹非战争军事行动情报装备的思路与举措	210
第十章	非战争军事行动情报支援发展趋势	220
第一节	非战争军事行动情报支援的发展思路	220
第二节	非战争军事行动情报支援的发展举措	224
第三节	我军面向非战争军事行动加强情报准备的重点	232
参考文献		239

第一章 非战争军事行动与情报支援

非战争军事行动,是军队执行介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行动任务,通常由特殊的军事行动样式来保障,是新时期军队传统任务的延伸和扩展。随着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增多,非战争军事行动越来越受到各国军队的重视,在一定条件下,甚至成为和平时期军队履行职能的主要方式。不同国家由于其特定的文化背景和政治、军事利益以及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的不同对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定义及运用,往往带有不同色彩和不同认知,但不论是何种形式和目的的非战争军事行动,如要顺利完成,必要的情报支援不可或缺。

非战争军事行动情报支援是军队传统情报支援任务的延伸和扩展。情报部门所获取的高价值情报信息,往往成为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千里眼”、“顺风耳”和“力量倍增器”,有时一份情报可以取得“抵万金”的效果。而部队如果在缺少情报保障的情况下执行“准作战”的多样化军事行动任务,无异于“蒙着眼睛走夜路”。因此,如何做好非战争军事行动中的军事情报保障,是当前我军亟待解决的一个新课题。

第一节 非战争军事行动情报支援的相关概念

近年来,由于国外敌对势力和国内极端势力的影响及参与,极端民族分裂势力对祖国统一和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的危害。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各种利益矛盾逐步凸现,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不断增加,对我国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构成了直接或潜在威胁。军事专家认为:在未来各种类型的军事行动中,全面核战争的可能性极小,大规模常规战争的可能性也只有 50%,而小规模常规战争和“非战争”形态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则达 100%。亚丁湾护航、百年不遇的贵州雨雪冰冻自然灾害、西藏的“3.14”打砸抢烧事件、汶川与芦山的大地震等无不说明军队应对非传统安全的常态和艰巨。

维护国家稳定和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是宪法赋予人民军队的神圣使命,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也是我军的重要职责。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支柱、维护世界和平的基石、人民利益的忠实捍卫者,军队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过程中,通

过反恐、维稳、制乱、抢险救灾、维和、打击跨国犯罪等非战争军事行动，实现对人民安居乐业和社会环境稳定的保护，实现对经济发展和国家利益拓展的支撑，以及对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的维护和促进。因此，如何有效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就成为一个既关乎理论更关乎实践的重大战略问题。

新形势下，军事情报的任务着眼点不仅仅是准备和打赢战争，更多的是强调遏止战争、维护国家发展全方位权益和谋求国家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注重运用包括军队在内的一切力量综合应对各种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挑战。“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传统的战争行动如此，非战争军事行动亦是如此，情报信息既是行动的先导，同时也贯穿于行动的始终。没有及时准确和可靠的情报信息保证，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将很难完成。因此，注重加强多样化军事行动中的情报信息工作，发挥情报信息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的主导作用，是非战争军事行动胜利完成的需要。

研究非战争军事行动情报支援，从支援军事行动基本范畴分析，需要理清的几个基本概念主要有情报支援与情报保障、准战争军事行动情报支援与隐蔽行动情报支援、非战争军事行动情报支援与战争军事行动情报支援等。

一、情报支援与情报保障

在关于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情报类研究成果中，常常不加辨别地将情报支援与情报保障的提法混淆使用。这两个概念虽然在内容上有一部分重叠，但是其中的含义却有很大的不同。

根据美军“情报”系列联合出版物的相关论述，情报支援行动中的“支援”的主体应该包括三个组成部分：既涉及各级联合部队及其军种（职能）组成部队的情报参谋机构，也包括它们的情报搜集与生产单位；既涵盖各级联合部队自身的情报力量，也涉及各国家级、国防部级、各军种、其他联合部队，甚至美国政府其他机构、外国政府和军队的情报力量；也包括上述各级各类情报机构为联合部队军事行动所提供的“援助、保护、补充和保障行动”。虽然美军没有就何为“情报支援”做出明确的界定，但从其关于“情报”、“支援”内涵的界定以及各种官方出版物的相关论述来看，美军所谓的“情报支援”指的就是各种情报机构、单位和部门围绕用户需求，按照有关程序和指令，搜集、处理、加工、分析、分发用户所需的各种情报、信息，为用户目的的达成提供援助、保护、补充或保障的活动，包括从事这些活动的组织以及此种活动所获得的产品。国内的各类词典中，“保障”一词通常有以下几种解释：一是侧重起保护防护作用的事物，如生活保障；二是特指供防御戍守的军事建筑物，但是这层意思在中国古代文言文中使用；三是保护、防卫，如互相保障安全；四是保证，如保证供给。

从支援与保障的涵义考察,情报支援用于军事行动更加合理。情报是关于某种情况的信息和报告,情报本身不是目的,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情报的作用是做进一步决策、部署的前提。用情报服务于非战争军事行动,使其能够在危机发生前前提前预警,在危机发生过程中能够帮助行动顺利遂行才是情报所应发挥的作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情报保障”一词则不能涵盖情报在军事行动中所发挥的作用,“情报支援”则显得更加积极、主动,所蕴含的内容也更为丰富。

二、准战争军事行动情报支援与隐蔽行动情报支援

与非战争军事行动情报支援容易混淆的还有准军事行动情报支援和隐蔽行动情报支援。

准军事行动是指介于传统军事行动与非军事活动之间的行动,一般由非军事人员参加,不直接使用军队,政府不予承认并拒绝承担行动责任,行动范围严格控制,行动烈度相对较低。准军事行动情报支援的概念来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美国主要包括情报机构特工直接或者训练当事国的特工在敌对国家所搞的武装破坏及对领导人的暗杀等活动,包括支持、训练敌对国家的反政府力量从事武装破坏、颠覆政权的活动。

准军事行动的实施一般由情报单位的人员直接执行,始于、发展并盛行于美国。1941年7月,罗斯福总统下令成立美国首个情报联合机构情报协调办公室,由威廉·杜诺万担任主任。杜诺万在该框架下建立一个特别行动小组,以组织和执行各种颠覆和破坏活动,包括颠覆与游击战争。杜诺万将最初实施准军事行动所追求的目标分成两类:①成立并援助有明确领导人的当地反政府武装;②在当事国内组建相应的游击武装力量。宽泛地看,美国政府所有的准军事行动的目标追求都包括在这两种基本类别里。1942年6月13日,罗斯福接受杜诺万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将情报协调办公室与军方情报力量合并起来,成立了战略情报局,隶属于参谋长联席会议,由杜诺万任局长。战略情报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使用过四个训练中心,以训练战略情报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采取的准军事行动。之后的西方国家的准军事行动均起源于此。

所谓“隐蔽行动”,也是起源于西方,极盛于英、美。冷战期间,美国为维护西方社会制度,遏制苏联扩张,最终战而胜之,综合运用隐蔽的政治战、经济战、心理战和准军事行动等斗争手段,以给苏联造成最大紧张的战略。“隐蔽行动”的情报支援以行动的目标达成为目标,所采用的手段也很少受国内法律的掣肘。准军事行动也是隐蔽行动的一个分支。隐蔽行动具有三个特点:首先,隐蔽行动

所采取的方式必须是隐蔽的、秘密的,必须要掩盖行为者的真实身份;其次,隐蔽行动的目的是通过对有关国家、组织或个人施加影响,以便为行为者对外政策服务;第三,其具体范围包括隐蔽的政治战、经济战、宣传战以及扶持援助敌对国家反政府武装等准军事行动。传统的隐蔽行动除准军事行动外,还包括隐蔽的心理战和政治战。

三、非战争军事行动情报支援与战争军事行动情报支援

非战争军事行动情报支援,是指“国家、民族、阶级或政治集团为了一定政治、军事、经济目的,或为维护社会稳定,抵御自然灾害,保卫人民和平劳动和生命财产安全,打击国际犯罪,直接或间接地运用国家武装力量,采用非暴力、非杀伤手段,或在一定条件下有限度的运用暴力手段时实施的军事行动”所需要的情报支持。

非战争军事行动情报支援与战争军事行动情报支援都同属于军事行动的情报支援,有一定的共性也存在一些显著的区别。

第一,非战争军事行动的行动主体与战争军事行动的行动主体同为武装集团,这就决定了非战争军事行动情报支援的服务主体也是武装集团。服务主体的相同就意味着非战争军事行动情报支援的机构与战争军事行动情报机构在很大一部分上会有重合,情报的侦查、分析、传递等环节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时效、内容的侧重各不相同,需要更加多元的情报。

从时效性的角度来考察,与战争军事行动相比,非战争军事行动事前很少有征兆或征兆不明显,具有相当大的突然性和隐蔽性,可以预警的时间非常短。在涉及战斗的非战争军事行动中,如反动乱、反恐怖袭击等,往往情况爆发突然、背景复杂、发展变化快,情报支援的快慢直接影响斗争的胜败。非战争军事行动情报支援在搜集、处理、传递各个环节需要更富有效率。

从内容和需求的角度来考察,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卫生、文化、科技、社会、资源、交通、民族等各个领域。非战争军事行动所应对的突发事件既有对抗型,又有民事型;既有全球性的,又有地区的;既有短期的,又有长期的;既有自发的,又有有组织的。应对多元化威胁,非战争军事行动情报需求更加广泛,内容更加庞杂。

第二,与战争军事行动不同,非战争军事行动参与力量多元且行动性质对抗性小,难以实现一元化指挥,需要情报支援更加高效,达到更高的情报共享水平。

从情报支援效率角度来考察,非战争军事行动参加力量的日益多元化,对情报支援的支援效率要求也越来越高。情报支援系统内部结构复杂,其运作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着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成败。在指挥多元化的条件下,参与非战

争军事行动情报支援的所有参谋、职能、业务部门只有以非战争军事行动的任务成功遂行行为中心,根据非战争军事行动的目标和任务,“充分、高效地利用、调动各种资源”才能达到高效的情报支援。

参与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力量多元,有些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样式还包含有国际因素,参与各方在平时交流甚少,能否有切实、充分的情报共享也成为了非战争军事行动是否成功的关键性要素之一。每个情报系统都具有一定的实力和局限性,搜集到的情报覆盖面虽会有重叠,但各有偏重,情报共享能够使资源的利用效率最大化。以美军为例,在“9·11”事件之后,美国为了能够更好地利用国内情报资源,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其跨部门、跨机构,甚至跨国情报合作与共享都越来越受到美军的重视。在情报共享的理念方面,美国将原有的“知情需求”转换为“共享需求”。

第三,非战争军事行动的目的与战争军事行动的目标有着很大的差别,目标的差异直接影响了非战争军事行动情报支援手段与方法的选择。非战争军事行动的遂行不单单是任务的完成,与之同样重要的是其带来的广泛社会影响和深刻的政治考量。在战争军事行动关系着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目标就是取得战争的胜利,斗争手段和情报支援的手段与方法受到的限制很少,经常秉持的观念是“达到目的,不择手段”。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情报支援的目标或是取得反恐斗争的胜利,减少社会损失,或是圆满完成抗震救灾的任务,减少人员伤亡,内向性更强,需要以法律为行动依据,选用行动手段的范围更加狭窄。

总而言之,准军事行动、“隐蔽行动”的情报支援与非战争军事行动情报支援存在很大的差别。首先,准军事行动、“隐蔽行动”的部分任务就是以情报支援为主要手段实现任务目的,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情报支援更多的是作为部队遂行任务的重要保障而非手段;其次,准军事行动、“隐蔽行动”的外向性更强,受控于国家对外政治目的,隐秘性强,情报支援所能够选择的手段很少受国内法律和公众舆论的制约,更倾向于为达目的,不择手段,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情报支援则与之相反;再次,准军事行动、“隐蔽行动”有着明确的敌对势力或行动对手,与非战争军事行动相比,情报支援的对抗性更强。

第二节 非战争军事行动情报支援的特点

非战争军事行动是一种特殊的军事行动,其行动方式、对象、环境、要求等都与战争条件下的作战行动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非战争军事行动情报支援具有自身明显的特点。

一、非战争军事行动特点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2007 年第二版)将非战争军事行动定义为：“使用军事力量进行的不构成战争的军事活动”。根据军事百科及各国对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定义与描述,我们认为非战争军事行动包括武装力量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而实施的不构成战争的各种军事行动。非战争军事行动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手段之一,与战争一样具有政治性和战略性。但与“敌对双方为了一定的政治、经济目的,有组织、有计划地使用武力进行的激烈的军事对抗活动”的战争相比,其对象模糊宽泛,主要针对非传统安全威胁。非战争军事行动有战斗性和非战斗性两种形式,还有两者交替或同步使用的情况,它与战争行动之间没有绝对的分界线,并有可能转化为战争行动,整体来讲,具有如下特点。

(一) 参与力量多元、目的多样、样式丰富,具有很强的系统性

参与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力量往往涉及军内外、国内外,不仅包括本国部队、政府部门以及社会团体等,有时还包括外国部队、非政府组织以及国际组织等。其目的既有可能是为应对自然威胁,也有可能是人为安全威胁。某些行动威胁意图强烈、目的性强;某些行动则处于支援与救助目的,不存在威慑与对抗,情报支援随着行动的需要而改变。

非战争军事行动样式比较丰富,以美国为例,美军《非战争军事行动联合条令》规定“非战争军事行动”的主要样式有 16 类,在随后的条令和作战纲要中,这些样式基本得以保留,并有所扩展(表 1-1)。

表 1-1 美军不同时期非战争军事行动的主要样式

序号	1995 年《非战争军事行动》 联合条令	2001 年《联合作战纲要》	2006 年《联合作战纲要》
1	军备控制	军备控制	军控与解除武装
2	反恐	反恐	反恐
3	禁毒行动支援	禁毒行动支援	禁毒行动支援
4	实施制裁/海上拦截行动	实施制裁/海上拦截行动	实施制裁
5	强行建立隔离区	强行建立隔离区	强行建立隔离区
6	保证航行和飞越领空的自由	保证航行和飞越领空的自由	保证航行和飞越领空的自由
7	人道主义援助	对外人道主义援助	对外人道主义援助
8	民事当局的军事支援	国内支援行动	国土防御与民事支援行动
9	国家支援/反暴乱支援	国家援助	国家援助
10	非战斗人员撤离行动	非战斗人员撤离行动	非战斗人员撤离行动

(续)

序号	1995年《非战争军事行动》 联合条令	2001年《联合作战纲要》	2006年《联合作战纲要》
11	和平行动	和平行动	和平行动
12	护航	护航	护航
13	救援行动	救援行动	救援行动
14	显示力量	显示力量	显示力量
15	打击与袭击	打击与袭击	打击与袭击
16	动乱支援	动乱支援	动乱支援
17		反暴行动	反暴行动
18		后果管理	后果管理

与美军类似,应对突发的自然灾害和恐怖袭击等事件的非战争军事行动也已成为许多国家军队所要担负的一项重任。世界其他国家所规定的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内容样式虽不完全相同,但也基本涵盖了反恐、维和、抢险救灾、撤离非战斗人员等几类(表1-2)。

表1-2 典型样式行动情报支援的内容

序号	样 式	情报支援的内容
1	反恐维稳	运用武装力量对恐怖分子进行打击,包括反劫持行动、反核生化袭击行动、反恐怖突袭行动、反爆炸行动、封锁布控行动和围歼恐怖分子行动等
2	抢险救灾	支援政府进行抢险救灾和应对其他公共突发性灾害,主要包括搜索、救援、撤离民众,运送救灾物资和人员,清理道路和路障,提供医疗支持等
3	维和行动	在联合国的统一指挥下,帮助控制和解决武装冲突,包括使冲突双方脱离接触,帮助实施和平协定,监督停火,建立缓冲地带,观察、报告局势等
4	撤离非战斗人员	将处于危险国家或地区的工作人员、侨民及友好国家民众护送至安全区域

多样性主要体现在军事任务的多样性和参战军兵种的多样性。打击恐怖分子、抗击冰雪灾害、抗震救灾、海外护航、国际维和行动以及奥运安保等都充分说明军队的职能在拓展,“战场”在延伸,非战争军事行动日益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另外,非战争军事行动与战争行动相比,尽管其对抗性质、对抗技术、对抗强度都有明显的差异,一般不会受到较大的干扰、破坏和攻击。但投入军事力量执

行非战争军事任务的主要考量,就在于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和应急性,需要军队在第一时间大规模紧急集结,快速机动到指定区域。因此,任何一支单一成分的军事力量都独木难支,任何一支精兵劲旅都难以包打天下。汶川抗震救灾,参与救援的有陆海空三军、二炮、武警及民兵预备役等六大武装力量,有陆航、空降、工兵、防化、通信、侦察、消防、海军陆战队、医疗防疫等20多个专业兵种,以及地方、国外、境外的救援力量,完全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三军互动、军警协同、军地结合、国际配合的大规模一体化联合作战行动。非战争军事行动样式的多样性、救援力量组成的多样性,决定了情报提供和情报需求的多样性。

(二) 时间、地点、规模难以预估,具有突发性和不确定性

非战争军事行动具有鲜明的突发性和不确定性,国际上普遍将其纳入应急管理的范畴。非战争军事行动日益成为各国军队常态性的重要战略任务,在什么时机、什么方向、采取什么式样的非战争军事行动,有少部分是能够预测和预有准备的,如军事演习、维和等军事行动。但大部分非战争军事行动是突发的、难以预估的,如抢险救灾、反恐、维稳等,时间、地点、规模、方式以及依存环境都具有不确定性,难以预测和防范,并且事发情况通常十分紧急,预警时间短甚至没有预警时间,准备时间仓促,战机稍纵即逝,要求部队必须在第一时间实施行动、把握战机、迅速控制事态发展。这样的行动情报支援的时间、地点、规模等难以估计。

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突发性和不确定性决定了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应急性。无论是地震、海啸、飓风、洪水等自然灾害,还是恐怖、暴乱等事件,大都在瞬间发生,突发性极强,且发生的时间、地点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征兆不太明显,预测难度很大。这种突发性还具有明显的短期性和阶段性特点,所以,时间就成了挽救生命、处突、维稳、确保行动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正因为如此,部队受命参与这类非战争军事行动大都在毫无准备时间或准备时间短促、官兵缺乏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的。部队要在第一时间抵达任务区,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反应能力要求很高。其中包括指挥机关的快速决策能力、部队的应急行动能力、装备的快速部署及高效作业能力等,这些能力的获取依赖强大的情报支援能力。

(三) 涉及领域广,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

非战争军事行动所涉及的领域较广,不仅面对传统安全威胁,还面临着日益严重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涉及保护公民的生活安全,维护地区安全、国家安全和全球安全。不同的行动范畴对非战争军事行动都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如随着恐怖主义的蔓延,恐怖活动也越来越呈现出高科技化,传统的绑架、暗杀逐渐被爆炸、核生化袭击等取代,其破坏性更强、专业化程度更高。对此,就要求反恐怖行

动要拥有专业力量或特种部队，并配备先进的专业装备器材，才能满足完成反恐、维稳任务的要求。此外，像抢险救灾等专业性强的任务行动，要求执行任务的部队必须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有时甚至必须动用专业化救援队伍及工程装备，如利用微波通信卫星传递灾情，使用大型计算机分析气象变化数据，使用遥感卫星和机载雷达系统实施遥感监测等。鉴于非战争军事行动专业性和技术性强的特点，必须根据行动的性质、特点、规模，因情组织情报支援。科学指导，有针对性地利用先进的装备与技术，才能提供所需的情报信息，才能有效降低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成本，提高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效率。

尽管非战争军事行动不曾有战时敌对双方激烈交战的场面，但大量的事实证明，非战争军事行动与战争行动在本质上是相似的，旨在实现各种资源由平时到应急、由潜力到实力、由分散到集中的转化，以达成物质与精神力量的优势，故而充斥着许多战争性元素。如汶川特大地震，震后第一时间，军委总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战区级指挥机关同步进入紧急状态，13万大军接到命令，通过全方位机动、立体化投送等方式火速奔赴抗震救灾第一线。情报保障也全方位启动，西安卫星测控中心调度“风云”、“资源”、“北斗”等15颗卫星，绘制气象云图；军地遥感飞机、无人机飞临灾区一个个“信息孤岛”，获得重灾区高分辨率彩色图像，拨开笼罩在震区的“战争迷雾”；通过无线、有线等方式传递信息；一支支深入灾区的救援部队，靠“北斗一号”卫星系统引导救生之路。彰显出信息化战争实时决策、全维互动、精确感知、多元一体的典型特征。

（四）常态性和全域性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从一个侧面说明，军队执行任务的非经常性。但是，由于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高发性，我军任务职能也在逐步得到拓展，军队执行非战争军事行动、参与非战争军事行动的频率与日俱增，并呈现出常态化的趋势。因此，参与非战争军事行动也就成了军队经常性、常态性的任务。事实证明，军队已不再是执行单纯战争任务的武装集团，而是应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兼顾、执行战争与非战争军事任务并举的全能干预力量。情报支援应完成传统的角色转变，为常态性的非战争军事行动提供及时保障。

从当前和未来我军执行非战争军事任务的地理环境来看，既有山岳丛林、戈壁沙漠，又有江河、平原，从陆地到海洋，从内地到边疆，任务区域覆盖范围之广，东西、南北跨度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特别是随着军队对外开放的步步深入，我军参与国际反恐、维和维稳、海外护航、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等行动也日益增多，其任务区域已经超越国界向世界范围拓展延伸。所以，无论从国内还是从国际的角度看，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全域性特征都将更加突出地显现出来，要求情报支援提供全域保障。

二、非战争军事行动情报支援的特点

要正确地认识和研究非战争军事行动情报支援，首先要认清非战争军事行动情报支援的基本特征。非战争军事行动情报支援与战争军事行动情报支援在许多方面有着共同的特征，但是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与制约，非战争军事行动情报支援又有着自身鲜明的特点。

（一）行动方式选择有限，必须合理、合法

非战争军事行动有着深远的社会影响，在部队的行动运用的决策与施行时，受到政治性因素与社会舆论因素很大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非战争军事行动必须遵守国内的法律、法规、政策行事，在国外执行任务时还要受相关国际法的约束。目的决定手段，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情报支援也概莫能外。在遂行情报支援的过程中，既要考虑对任务情报支援的有效性，又要考虑是否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是否超越了法律限制。因此，非战争军事行动情报支援在计划与指导阶段，不仅要掌握指挥官的意图和需求，更要掌握政策，在法律、法规和政策允许的范围框架内，进行合理、合法、有利、有节的情报支援活动。

（二）情报需求范围扩展、需求信息量大增

由于非战争军事行动决策涉及的领域日益广泛，使得决策群体对情报的需求范围也在不断扩展。非战争军事行动决策从个体决策走向群体决策、从经验决策走向科学决策，使用情报用户的队伍也日渐庞大，军事决策的情报需求量也成比例地快速增长。随着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为用户利用信息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情报意识不断增强的今天，情报用户自觉利用各种检索技术在共享的网络寻找需要的相关特定情报的需求将更为强烈。应对各种灾害，一般均有相似的信息，广大情报用户会自觉地利用网络环境下的情报检索技术和情报获取技能，针对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自主地在情报网络和互联网上对“海量”信息进行搜索、比对，从而获取所需信息。

（三）对空中、空间情报的依赖增加

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多样性，决定了部队需具备应对各类危机的能力。包括应对各种传统威胁和非传统威胁的能力。这就要求以需求为牵引，发展专业空中、空间情报装备，如雷达、预警机、电子侦察机、海上巡逻机、无人机、电子侦察船、海事卫星系统等，保障非战争军事行动快速、准确获取情报信息。

以制造恐怖活动为目的的劫机事件不断发生，劫机已经成为恐怖分子惯用的一种重要犯罪手段，而反劫持与营救人质也成为反恐怖斗争中的一种重要形式。

比如以色列营救劫机事件，“闪电行动”方案制定后，以色列情报部门立即

通过各种渠道广泛搜集准确的情报。一是获取了营救行动关键目标——恩德培机场的情报。该机场原是以色列帮助修建的,劫机事件发生后,以色列情报机构专门召集原参与修建机场的技术人员,详细了解机场设施情况。由于掌握了整个恩德培机场的布局、建筑、设施等具体情况,增大了营救行动成功的可能性。二是及时派遣特工人员潜入乌干达,迅速搜集并弄清了该国有关政治情况及乌干达军队在机场的兵力部署、防空设施等情报。三是主动从被释放的人质中广泛了解劫机分子们的个人特征和活动规律,并派遣反恐怖活动顾问泽维少将专程前往巴黎,了解到劫机者没有在机场和关押人质的候机楼内安放炸药以及晚上戒备比较松弛等重要情报。四是以色列当局还从美国取得了卫星拍摄的恩德培机场的照片,并通过对比,全面核实已经掌握的情况,保证万无一失。五是通过本国驻肯尼亚首都的外交和特工人员,调查并疏通了营救人质突击队长途奔袭所必需的航线和中转站,保证了整个作战行动的顺利进行。可以说,及时而高效的情报工作,为突击队员迅速而准确地完成任务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

在阿富汗,以美国为首的反恐行动中,动用了 33 颗军事侦察卫星、各种侦察机 79 架、预警机 32 架,为决策者提供了大量的准确情报。在俄罗斯应对车臣反叛行动中,共动用 50 多颗卫星直接为军事行动服务,运用航天、航空、雷达等当代最先进的技术侦察手段,广泛实施战场侦察,侦察覆盖面广、精确率高,主宰了优势情报,从而保障了空袭战役的决策和指挥。据报道,航天侦察所获得的战略、战术情报 70% 以上空中及空间情报可以向决策者清晰、及时地揭示对方活动的情况,这使得决策者对其依赖逐渐增强,需求量也相应上升。

（四）情报传输手段高技术化

非战争军事行动决策空间广阔,突然性加大,军事决策的控制对象日益复杂,决策周期缩短,决策的方式已从传统的全人工指挥系统向人一机结合的指挥自动化系统发展。在此背景下,非战争军事行动情报支援的情报传输手段日益高技术化。近年美国的反恐军事行动向人们展示了高技术情报服务手段的巨大威力。采用以侦察卫星唱主角、高技术侦察为先导的情报搜集手段,为决策者构建了一个近似透明的战场,为正确制定决策、赢得战争创造了先决条件。现代军事行动信息量大,仅靠人工手段加工、处理及分析情报已不能够满足需求。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在平时平均每天要处理 265 万份情报,平均每分钟需处理较为重要的情报信息 20 余条。平时一个军种司令部的情况就如此,不难想象军事行动时多种部队联合执行任务情报流的巨大了。在反恐行动中,一个卫星频道在 9 分钟内传递的信息多达 1000 万亿条,相当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所有图书和期刊信息量的总和。这样多的情报靠人工分析、处理,恐怕成千上万的人日夜不停地工作也难以胜任。从遂行多次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实践,美军也向世界展示了